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二

新城草野臣　鄧元錫録

名臣上

姚尚書夔浙江桐廬人生一歲而孤母屠夫人撫教之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稍長通貫經史入太學爲李忠文公所知正統中舉會試第一擢給事中　景帝監國議即真陞南刑部侍郎嚴獄無滞四三年召入禮部　英皇即位調南京未幾復召天順二年改吏侍七年以南陽薦進禮尚書上見夔儀度奏對具都雅則大喜　憲宗即位幸

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四年疏言
皇上春秋冉盛而震位尚虛宜謹小星葛藟之分
以兆百男之慶　睿皇帝崩議合葬疏別嫡審語
具禮儀中已又言今京城六街疲癃殘疾之人扶
老携幼悲號道路見聞不忍適以干天地之和且
是非所以令四裔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
先矜寡孤獨望勅巡城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
之諸殘疾有家者責親隣收贍無家者收入養濟
院廪贍之其自遠方來者暫收養候春和資行粮
遣還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燮和氣

之一端也詔順天府收廩如章五年代崔恭爲吏尚書奬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甄識不避親故時屢有災變𡙇力言自古禍亂常起於饑饉災傷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亟心危論龔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先是李文達柄國而王忠肅秉銓衡最久李冢宰繼頗推轂北人會秉以譖䜣罷内閣彭商二學士各欲有所用彭意在忠肅商主𡙇而尹侍郎又欲得之爲諸言者所許乃用崔侍郎恭數月去而𡙇用北人至爲誹語欲殺之𡙇卒尹侍郎旻乃代選法通敏賢愚皆

說後爲内閣萬安尹直所惡共搆之科道須劾其子侍讀龍招權賄竟父子俱敗名奪官

約論曰記有之邇臣守和宰正百官非謂臣人者當和衷守正公命賞於天而不私耶夫帝臣不蔽簡天下才爲天下用在帝心惟命又何以南北揆也輿樞徵有向而言者簧鼓瀾激靡靡焉可不畏哉風始於茂陵初以濫觴迄于今悲夫

項尚書忠字藎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已巳以員外扈駕北征覊虜中飼馬得間走歸七晝夜乃竟達宣府以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諜報流賊携男婦數

百剽高州被執忠曰流賊無携家理必吾人勿殺已訊俘果良家子婦被掠者盡釋之陞陝西按察使陝右饑不待報輒發廩賑全活者萬六丁內艱陝人赴闕乞留者數千人詔奪服還任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詣闕留陞副都御史留巡撫時洮岷番亂調兵討平之成化元年虜入延綏邊擊却去關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以涇廢為開渠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以廢募工疏鑿之固原土達滿四叛督師討守必克議不變而賊平語具邊防中召還臺進右都御史撫賑京畿災發廩賑吏設法獎勸

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者數十萬人荆襄盜李鬍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九十萬爲亂剽州縣忠出總督軍遣持榜入山諭降者四十萬人負險固不服發兵俘斬者二千人編伍者萬人進左都御史留撫治獻便宜十四事會星孛天田嫉忠者謂荆襄殺戮多所致忠再疏自明言誠妄殺當爲國任災阹不恨然實未嘗妄殺因乞骸不許召還臺然荆襄以搜斬故賊不起者三十年十一年陞刑尚書尋轉本兵爲汪直所搆逮而罷語具宦者事中久之復兵尚書致仕

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忠明果倜儻練吏事體悉
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無詭隨子孫多舉進士
至大官
余肅敏公子俊四川青神人幼孤有大志景泰中舉
進士爲戶曹開霽精敏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一
言立斷出知西安西安爲關中會府諸節鎮大臣
使車往來戎務民事極冗繁難治子俊從容整暇
而剸理秩然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鹻飲多
病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徧城市人得戶汲今
號余公渠涇陽山高下其水溉田水迅不得蓄出

庫金遣强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成化中陞
副都御史廵歷綏邊廣榆林城請謫戍實之教榆
林蓄種開學而榆林爲重鎮於延綏築邊墻創堡
塹崖砦亘二千里自是虜寇益希諸經畫具邊防
中移鎮陜西條弭盜安民選將厲兵之法凡七疏
上皆著令召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
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及虜所從出入凡邊
臣奏請從中覆輒中事機宜致仕去召加太子太
保攺戶部又能知錢穀經費握筭盈縮諸少年敏
給者自以爲不及也十八年出督宣大山西三關

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已復召入爲本兵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剛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檄必會文切理揮筆立就所歷多在西北邊而榆林修邊功最偉嘗有言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有建樹卽近且小必爲國家垂百年規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害當身任無飬怨市恩方延綏修邊時怨謗紛起持益堅迄成功垂百世利本兵時以宣大爲國北門欲推榆林法具行之諸邊因讒沮竟不就卒贈太保諡肅敏弟子宸舉進士授戶曹請教子俊曰誠能動物惟積誠自能消僞又曰人

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世以爲名言

程尚書信南直隷休寧人正統中進士給事中事

景皇帝首薦大理卿薛瑄虜犯京師廵京城西門都督鏜禦虜西城戰失利呼城門求入信不可疏言朝廷舉國兵以授鏜今小跌宜趣使更戰則鏜必效死倘開城入之虜益强人心危矣　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從城上鼓譟發礮石助之虜稍自引郤遂請敕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營關廂外號令諸將捕逐虜已出使蜀還言道過畿輔畿輔民大饑乞

賑貸又言河間因虜患罷學官生徒乞復舊明年
應詔上中興固本十事請隆孝友之實荅天心天
順初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信鈎考急石亨等患
之乃上言請馬隸兵部信曰太僕本主馬政　高
皇帝諭太僕言馬數勿令外人知今隸兵部馬登
耗太僕不得聞非國家所爲設職官意也卽如是
有警馬不給請獨責本兵　上是信言復歸馬總
太僕考二年陞僉都御史都指揮夏霖倚輿援不
法信條上其狀霖行賄得脫都御史寇深遂劾信
詔詰責自辨不引咎逮詔獄調南太僕少卿成化

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險以叛破合江九縣以兵尚書督軍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而自督畨漢軍向金鵞池克期會大壩大軍至渡舡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壘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攀崖上順風舉火焚龍背豹尾二柵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椅其後四川雲南軍阨其左右矣賊大驚走斬首五千級餘走天井水磨二洞洞二竅幽暗不可入乃土石窒之圍守月餘而賊盡於是請徙灞州衛於渡船舖名大壩曰大平川立長

官司其中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而事平論功焦大理卿七年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當申飭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遣殺戮以捷聞中朝亦以捷賀上下相蒙使戎狄益肆四方流民聚荆襄間不區畫將變即起中土 天子六師當居重馭輕今京營士馬疲耗甲兵鈍朽非大更張緩急將可慮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謚襄毅信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筭不輕洩征南蠻時制詞得專殺命官迄班師不妄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也顧閫外事不易集假

大臣柄令得有竦懾今事幸可集而專非分自予必且有奇禍矣出南部庶事一不干有司曰參贊謹非常耳有司事非所宜與能避遠權勢如此子
敏政官翰林學士博贍多通官至禮侍郎
朱都御史英湖廣郴陽人正統中舉進士爲御史首劾外戚汪金內臣啻增巡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反討平之成化中以陝西參政調兵食固原葉文莊信之事事咨諏以都御史巡撫甘肅條邊事上中竅要以僉都御史督兩廣代韓襄毅雍時大征後民多死鋒鏑及散走崖谷又歲荐饑至連城數百

里無煙火而裹糓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捕猶僮輒殺威行百蠻英至太息曰此如治病用峻劑艮已然臟腑則既虛矣非輔以粱肉元氣何賴乃一主於撫柔竭力勞來撫綏疲瘵徭徸使復業約飭將士冦來仍在伍不許輒進兵諸峒民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一切征需供億之費蠲節十五六禮賢勸學疏南海陳獻章學行於朝乞大用數年間流人復業者數十萬家府庫充實或請以羨餘進者曰王者藏富於民在郡縣固朝廷有也今吾進以干寵兩廣事叵測脫一旦有變

即餽餉當安所從出乎竟不上居嘗言事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不敢以病民居處服御如寒士在督府父一不以家累自隨衙齋蕭然獨從老蒼頭二人而已陳獻章以爲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入三洲岩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云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鄒都御史廷瓚湖廣巴陵人景泰中仕爲淳安令政尚慈惠急民所疾苦不求赫赫名終無知者都御史張鵬撫廣西以爲古循吏薦知梧州府會憂去改貴州程番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錯雜難治悉意

經畫凡城郭街衢祠廟廨舍畢以次興建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敢不戢墾田不踰畛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巡撫貴州平黑苗有功以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鎮梧州廷瓚性寬大不瑣瑣念兩廣困甚益思安靖屬吏有賢者輒薦舉卽不職特去其一二泰甚者奏除諸冗吏日祿俸出於民毋爲徒費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每出則成功贊林州雲鑪大桂諸種咸以次削平歷官屢事待人一於不疑雅量恢廓莫窺其際而動中機宜其明炳人亦莫及也卒贈太子少保謚

襄敏

夏布政使寅字正夫南直隸華亭人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官南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語讀之爲文章淵閎奥密陞副使提江西學專崇行實抑浮華閲一日數行下所識援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士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雪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頒夏參政檄乃可寅檄至立散解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曰勞而不恕斯可矣嘗疏論 國家大勢在

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都並建其勢宜常合
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爲南北走會今荐饑當
賑臨清又南北咽喉一暫梗爲害不小宜選大臣
有望實者鎮之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爲出
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復鎮臨清他論
列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
本自登仕爲郎二十年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
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可惜問何也曰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
惜也人以爲名言時有仁和夏時正亦有文行歷

官大理卿巡視江西斥貪殘華冗徑放無名稅千餘萬致仕去僦舍以居萊蕪稱其文如春空層雲動舍雨意云

曾侍郎暈字時升吉安泰和人舉進士觀政工部奉檄治永興王墳諸餽遺畢却官刑曹訊鞫務得情諸司奏牘浩穰若事關權力者司寇輒命暈暈無所左右一斷以法以薦陞廣西右參政廣西多逋賦徵督苛急而戎伍逃亡者冒支餉如故暈清之而邊儲漸充思明土官弟黄竑謀奪嫡殺之往卽訊竑以金二十斤請緩獄拒不納奏當上而竑言

易儲事徵用衆爲輩危之而輩自若也太平府邊
南交永樂中運鹽餉征南之師兵罷鹽留太平者
歲役民守視民苦之輩太息曰樹生鹽鹵中巳長
大是消耗多矣奈何猶以累守者爲乎具奏請以
鹽充俸而罷遣守者民歡呼稱便改參政河南清
軍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輩與共事歎曰兵民二
籍焉可誣也有可辨者輒辨之天順初入覲言每
歲兌軍糧至臨清入倉復出兌出納多滋弊乞軍
於水次交兌便報可下至今行之陞山東右布政
使山東舊苦河塞又適水旱輩殫心賑恤河役百

有需多方畫一不以煩民曹州奸民有指新墾田爲無糧者獻戚畹暈曰法墾荒許爲永業今奪之可乎事得寢轉河南布政使歲饑民缺食而賞軍需數萬兩暈計開封倉糧且百萬出平價糶之民饑賴以濟而軍餉亦充成化初以刑左侍巡浙江省重役減官租摘奸吏禁刁訟所薦舉後皆爲名臣還部中貴有怙寵殺人者奏逮治論如法不報衆爲暈危之竟報可部臺科道咸吐舌以爲難致仕卒

高都御史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鄙亂時割股以愈

親景泰中進士官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
餘人會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鍾議者欲
履畝定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忽復爲巨浸
而歲額不改必且厲吾民矣天順四年御史劾來
朝官語觸　上怒詰疏出誰手明自言實草疏不
敢累他人都御史寇深素重明乃從容言累年彈
文奏章皆出高明手今一疏有抵觸罪小幸　上
寬貸　上乃喜顧太息高御史能吏部擬山東按
察使　上謂高明宜內任又曰明可任都御史成
化初擢南院左僉都時南京法久縱弛明振紀綱

劾罷諸貪酷吏會涖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陰感陽徵宜修省以囘天意楊州鹽盜作亂守兵失利敕督捕明造巨艦榜曰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諸竝江高山置邏堡望候賊賊出沒蹤迹輒露不得逞江海間立靖中官衛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閧則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玩狀及陳鹽利害十餘事衆起羣咻之明請終養去成化二年上杭盜作即加賜明敕令便宜討賊乃力疾行赴閩先文告諭撫之不聽進兵搗其巢誅其渠餘竝從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

定縣控賊海口有矯令募亡命謀不軌者明不欲再起大獄或乃主用兵立誅妖言者而定事已即疏乞休納符敕去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閑亭逍遥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陶布政使魯廣西鬱林州人也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新會丞時年方二十適廣西徭流刼雷廉高肇勢將及新會魯帥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

守賊至不能難而去累功遷按察司僉事備兵九
嵗滿進布政使兼副使奉敕撫治兩廣嘗平後山
賊置從化縣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
置新寧縣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皆身冒矢
石保障兩廣者四十年嘗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
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
守賊備嚴若遠遁兵即寢不進稍懈弛備或遁久
不得耕或出剽歸即數路並進亟掩之往往不戰
而殪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月某時發及
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畢會故嘗

所征盜盜無能遁者而兩廣大安常宴客客部兵掩盜樽俎未徹而馘已獻坐客不知也民稱爲三廣公云卒蔭子錦衣千戶世襲

陳憲副琦字粹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中任江西按察僉事遷貴州副使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其里人胡甲所被殺官執訊胡胡誣服琦疑之曰豈有身殺人而自置諸門者訊之則儒生有宿仇瞰生夜適胡也而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曹晝行剽無禁琦得其曹伍一人善遇之因得知其巢掩捕之立盡清戎御史煽酷虐蔓引平民琦

争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令民自首實爲御史苦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歸農比御史罪去民手尾石伺擊之烈爲歌謠以頌琦琦所至興學奬士見常素有文行者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藐如也竟以是罷去始按江西時有李都御史者與民争水利積數年無敢决者琦盡奪其地歸諸民李嗛之未發也後李爲吏部考察見琦名卽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貴州軍民抗疏留不報琦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鬻書自給云

約論曰成化時理大物豐淳散樸解幽陰巖據四

方益多故矣乃其時蕭宣撫靖安攘保大之功茂焉則豐芑數世之遺人故也襄毅肅敏之督師恭簡襄敏之撫定庶幾哉文武爲憲矣易之辭曰勿憂宜日中讀夏正夫國家大勢之論滋爲凛凛懼矣

張給事中寧浙江海塩人舉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謇諤自將宛平等縣以和買繁重乞勘舖戶均派寧奏言法出弊生惟節省以甦民困無爲勘勘必有手實告緡之弊弊且益滋丙子順天鄉試內閣臣陳循王文以子失舉訐考官寧上言文循以元宰

而爲子暴才訟屈陷考官失大臣體聞者竦然以
灾異詔言乞詔府部院將秕政弊法當改者條奏
且勸 上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隱微宜莫間一念
合天自足以格天望深留意 上俞行時石亨擅
橫事關禮科者立舉奏 上由是知寧奉使遼東
朝鮮亂令自擇便進止寧曰君仁臣忠敢自便乎
即語鎮守官調官軍肅陳律以待而徑前導揚威
德陳譬禍福竟致命而還寧在科章無慮百十上
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尤眷
注嘗獨召對對廷臣稱爲直給事中欲大用不果

成化初首勸開經筵薦尚書王竑李秉等八人望時有建言以天縱二字加孔子謚號者寧以爲孔子道大德尊所宜行其道以達天下傳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輕重也事遂寢　皇太后生辰建齋醮大臣醵金錢爲資福寧言　皇上本孝心以慰悅聖慈無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走釋老宮捧瓣香爲祈祝行之壞風俗傷民教不報會南京六科以劾內閣俱謫逐寧會六科申救忤輔臣意會有忌修撰岳正僞爲王劾輔臣章流布者於是正陞典

化知府寧汀州知府而去時論惜之寧偉貌修能雄文直道結主知而不競諸用比守郡先教化後刑罰盡除諸苛政厲民者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郡事一新寧爲言官時不下人至是上官輒摧抑之遂致仕去家居三十年乃卒養高林壑閉家有則祇蹤無玷云

陳編修音字師明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塩筐篋姝若無尺幅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也罷云者姑置之詞也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士結舌以言爲

諱音以編修上疏言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間
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
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
殿霽威疑問務使　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
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
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
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閣部臺諫革去法王佛子
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而妖
妄息矣不報司禮監黃賜毋死省寺監院無弗往
吊祭者翰林猷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

曰特如此且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音不能忍奮然作色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天下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巳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部列校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縛拷掠其妻衆駭莫敢闖音鄰居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某也聞者爲縮頸閣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自南京與書止之吉不悅後當路有缺吏部進擬音吉輒沮之曰腐儒也不可用仕止南太常寺卿音爲文典

實邃經學四方士質經者填門得一語人人各厭
其意中外顯仕多出其門王文恪作傳稱以爲篤
行君子云
鄒吉士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慧頴過人年十二
能文章經史一過目不忘貧寓龍泉菴讀掃樹葉
焚之照讀達旦如是者三年弱冠領鄉薦第一郡
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有世上許多難了事之語計
偕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
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令小人在位羣邪熾然智
此行非爲會試正欲疏上天子願進君子退小人

耳言誠行天下其庶幾乎恕咲而不荅弘治初舉
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　上疏論少師安少
保吉太子少保直皆小人當退致仕尚書恕尚書
竑副都御史韶皆君子當進語具帝紀中疏入不
報而爲諸柄臣所仇忌特深已御史湯鼐爲劉吉
所中下詔獄諷錦衣衛因鼐辭逮智苦訊之智身
親三木僅餘殘喘而神色自若無屈撓狀言智與
鼐等往來會語或論經筵不當以寒暑輟講或論
午朝不當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風俗
浮沉或論生民憔悴邊備廢弛不悟更以爲罪以

毀謗効死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力言吾輩
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乃獲免謫石城所吏目
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而親戚諸饋遺堅
郤之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畢舉總督都
御史秦紘檄董鹺修書得屈廣城友白沙陳獻章
漸於學未幾暴疾卒年僅二十有六智慷慨有大
節甫仕時甚少銳然以天下為已任嘗與御史鄒
言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於伏
下取旨近乃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隔也今
大政維新而君直奏對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一

機冢宰恕初召至一時上下待以神明智往造之曰近代人臣不獲面君所以事事苟且願老先生姑勿受官獨請對陳政而後受職庶其有濟一受官即無可見時矣恕不能用

約論曰茂陵時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倫顯乎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貴人不懾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鄒吉士齒少氣銳皇皇以正君易世爲務不殆于孔子所願見剛者哉令假之年益深漸於道庶夫

馬端肅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

爲嬉戲則能使羣兒百十輩于地下伏之景泰初舉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晉楚有聲天順中按察福建鎮守中官怙勢積繩以法民謳歌之成化中固原土達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陜會項襄毅忠討平之已流賊起漢中潼關悉討勦滅又破虜平凉臨鞏追至黑水口得其平章一人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節制三邊虜入塞至湯羊嶺遇伏驚走部分將擊逐之斬首多又勦岷州番破之召入爲兵侍郎出總遼東兵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建州女直叛都御史陳鉞殺貢夷爲功夷叛命

撫勦時汪直中主鉞鉞阿直逢之頌共詆文升下
詔獄編伍語具宦者傳中直鉞敗復官致仕已起
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弘治初召入臺爲左都御史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教坊司奏雜劇褻侮文升正
色言　上初卽位念稼穡艱難而耕籍當綿綿憂
勤之思豈宜以此瀆　宸聽乎卽斥去二御史以
糾儀下獄文升言卽位初不宜輕辱言官遂得釋
已上疏言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爲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
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
祖無過動也故太甲高宗迄爲殷令主而伊傅爲
元臣今　陛下初嗣寶服而水旱災傷天鳴地震
是　上天仁愛之意法古修德應天以實不以文
之時也惟深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
之不易知天命人心之靡常誠愼重節膳寡慾以
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儒
臣講學論治慈壽兩宮益隆其孝養親王介弟益
篤其友愛奇技淫巧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奇獸
必却之而塞其漸大政事有疑大文武臣有缺必

召內閣及府部正官商咨訪而後決緣邊將吏降勅戒諭務保境而安民在京武備時嚴訓練以防姦而禦侮科道爲朝廷耳目有小過曲爲之寬貸大臣爲人君之肱股存大體特爲之優全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所自始內臣中察其醇謹老成者親信任用而浮躁回邪者踈遠之大臣中察其忠良者委任而便佞者罷逐之　母后之家重賞賚而不假之以權外戚之屬厚優養而不任之以事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于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

邪術毋爲眩惑荒誕之道亦不過此誠身體而力行之則帝王不得專美于前　祖宗可繼述無忝而天變從可弭矣已又上振肅風紀禪治道十五事　上嘉納施行改兵尚書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請兵文升請諭安南貢使俾各守分地而事解建州酋伏當加叛執至訊不服文升以數語折之立服賓南海又經略哈密語具四夷考中十三年正月朔陝西地大震水湧出如河是月虜衆入大同京師戒嚴　上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薦保國公朱暉練兵爲備敕各邊謹斥候修戰具又遣文

武大臣許進陳鉞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引去十五年拜吏部尚書　上召至煖閣諭黜陟朝覲官令精訪察汰不職奉命栗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內臣王端以大婚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文升方杜塞倖門堅不從端詆爲抗拒科道爲力辨事乃白因歷疏求退致仕去後逆瑾恨文升持正入朋黨除名瑾誅復官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年義以身任國不避艱險屢蹶屢起不爲變國大議衆莫能決文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

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美貌望之知爲
異人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值事
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撓奪云
彭惠安公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中爲刑部郎
中張岐以壽寧侯故從外臺躐遷都御史入院韶
疏岐倖進不可用乞召用故尚書王竑李秉葉盛
下詔獄以論救得釋遷廣東司郎中司隸韋敏間
事多涉貴近豪戚屹然持正不茹吐外戚家冐賜
額奪民田勑往訊　上奏言臣不忍屢朘奪小民
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傷國本又下詔獄亦以論

敕釋語具土田志中由是直聲震天下陞副使按察四川樹風紀燭奸伏稱神明進按察使故事主府塋祭遣中官詔疏其勞擾乞獨行藩司便又劾太監錢能貢琢奇擾驛遞陞廣東布政使廉問疾苦而罷行之無倦寄請杜絕薦南海陳憲章學行糾劾諸太監于外爲横恣害地方者以星變上疏言臣伏覩天文見異彗見天田旣發于歲暮又形于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之至警　陛下舍始舍終而示于不言之表者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

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來褒旌萬皇妃家幾與先
帝時毋后家等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　皇妃位
下或加中宮之上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也
皇上春秋鼎盛嗣續宜繁而震位尚虛切繫人望悠
悠萬事莫大于此此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
鬱也惟聖明以時裁正彝倫攸敘而陰陽不調災
異不弭未之有也成化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
微之意嚴矣乃邇年來增數萬計利源兵柄多付
其手作奸犯科毋貸不問、陛下防微之意有未
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久預外事便成輕重

宜及此時斟酌裁省內外職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實萬世無疆之慶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矣成化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乃邇年來鎮守公差争市珍異以充貢獻海內臣庶實有憂心古人遇災必减膳徹樂今遇災變儆戒之日而以貢獻科害軍民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夫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賦而民康所遣內臣不過剥取軍民之有以充貢獻豈出已物哉而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富盈私室則何益矣成化初保傅

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愼至矣乃邇年來邊方多
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輒登保傅寺監衙門多
令兼掌其致仕又月與之米而歲給之力以此施
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激奮可矣泛然行之則人孰
不阿諛順旨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
之道有未終也自古平治責在大臣侍從大臣既
輕百司觀望後進一律世道何賴焉惟　陛下愼
之重之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則天
下幸甚已又疏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殷煩
田野墾辟商旅輻輳可謂極盛矣然官府倉庫必

儲人民衣食難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造營繕之役而富庶不及何哉以害財者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中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鮮少今遠近親踈日益繁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徭役輕簡今科歛繁重矣初載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好奇習澆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及今而加意愛惜猶恐無以爲繼况更啓而雜益之其將何以

害後哉　上手疏愴然錦衣鎮撫梁海者閹梁芳弟也詔撫廣東疏海本東人倚怙幽陰往來傳道動稱貢儀百方須索所過蕭條芳恚甚欲中之會詔疏入從芳言詔毋事要名方命獨左班文武左右之至大官故令肆無忌　上直視不語芳懼伏地不敢起久乃罷然竟謫貴州以副都御史撫江南督糧儲簡靖明法詔歷官四省兩直隸所至吏不敢欺士民親愛若父母召入爲大理卿以論內外官貢獻出巡撫順天弘治初召爲刑侍郎會浙江亂勑巡視劾罷不職守臣誅渠魁撫黎庶而事

平戶部言鹽法沮壞卽勑詔兼僉都御史理鹽法詔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齊戶抑配尤甚宜定浙價之輕重及減温處課以緩民事竣繪煑海貧人曬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爲八圖以獻進吏部左侍郎彗星見天津詔疏上厚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愼官爵四事且言臣獲隨午朝日奉尋常起數於國事何補請自今做 祖宗勤政之典師其意召大臣議大政如大陞除大災異及大邊報諸經邦急務許令部院具事由以聞會議官就御前評議可否取旨行次日補本備照其事體重大

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朝時再議乃
下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則不惟國是定事體
熟而大臣邪正優劣畢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
率羣臣興事諸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漸以次弛
張　上嘉納四年陞刑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
廣贓累鉅萬爲巡撫秦紘所糾景挾戚畹勢奏訐
紘逮獄詔竟抵景法褫爵景入贓八百兩忽內降
免追詔上言景所追贓十未及一乃恃眷恩私盡
行蠲宥臣固知　陛下優待貴戚有不獲已然如
公論何且景贓既以營求得蠲則爵位亦可以營

求而復爵位可復則征鎮又可從營求而得也臣
忝法守之官不敢阿順以自便幸 陛下明罰勑
法竟抵景法會旱應詔言近會議奏踰旬旨方下
恐涉少斷內使王萌茁通高允罪死原充淨軍恐
益恣無憚昌國公墳塋工程多宜量減陵戶勇校
等役已優宜量限權璫大忌之以疾告累疏乞休
上勉留再四命內侍以醫來後二年致仕卒贈太子
少保謚惠安韶孝友謙恭以儒爲宗務精白其心
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澄潤淵永人莫窺其際
方不忤物廉不近名與人容禮甚温而嚴冷自將

不可犯弘治初與王端毅何文肅並稱稱三大老而儀狀歉然不稱寒士至法理所在毅色昌辭人不可抑奪退處丘里以質儉起頽風正德中林尚書俊上疏言先年何喬新與彭韶俱起刑部屬官積官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深通經術諳達吏法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然韶道適中和危言峻行諸謚法文正忠節之倫具有其質而謚不稱乞如龔盛吳訥魏驥等特賜易名不報

皇明書卷之二十二

皇明書卷之二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何文肅公喬新字廷秀建昌廣昌人吏尚書文淵子也幼讀書發難輒出人意表而沈晦周謹動必軌儒賢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嘗師其家尚書贈以白金文綺謝弗受令曰吾以壽吾師耳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爲主事歸塟卜地有顯人子孫貧欲鬻其先墓者衆謂此吉壤盍售諸喬新曰暴人父以

之吾父吾不忍爲也進刑部郎孤介嚴冷持法平
端人莫可撓奪司分轄錦衣衛官校倚勢恣橫
司官多優容不則据摭以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
之公安可枉也有犯坐如法有百戶逐其男之子
而奪其産者掌衛事者囑右之持不聽悉奪産歸
焉衛官恚日据摭其過不得聞乃相戒不敢犯時
部有大奏讞大章疏難任者司寇卿一以屬喬新
倚重之陞福建按察副使會浙盜掠壽寧諸縣銀
礦所過剽掠募鄉兵擊斬之奏減礦課之半捕海
盜控險設縣閩盜不得作表賢儒祠墓洪武初官

以牛貸與化民耕而歲徵其租牛物故而租入如故民困病爲盡蠲其租政蹟高偉不屑瑣薄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詰盡鋤暴如法鈞州民趙甲飲陳乙酒于肆醉夜歸溺河中訟殴死誣服喬新曰肆民居櫛比誠殴也必有聞去河遠貧户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泆石乃溺死不當坐辯得釋開封並郡境大饑大發廩賑之附籍者六萬户陞湖廣布政使荆襄大水躬拊循發粟均賑荆民困徭不均則驗丁口登耗貲厚薄列爲九等授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

兵會山西旱饑出倉賑糶者三十萬石虜自河曲
入塞伏兵灰溝旁掩擊之虜大敗去召入爲刑部
侍郎會虜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日告急
敕巡邊練兵固險而宣言必搗其老營虜懼宵遁
又敕賑山西饑請內帑及鬻祠部度僧道牒得粟
數十萬分部賑恤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全活
三十萬衆播州宣撫楊友欲奪嫡誣嫡子愛遣郎
訊得實奪友官播州以安陞南刑部尚書疏守備
內臣所侵奪蘆洲還貧民弘治初與王三原俱召
入爲刑尚書錦衣衛官校齎駕帖出入逮捕莫詰

何喬新言舊制衛齎駕帖者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故矯詐無所托乞給批如故便京師水乞選官清庶獄以弭災且請禁京師民習胡語胡服者執法嚴毅中外權有力一切請寄不得行大學士吉惡之御史鄒魯規得大理丞而喬新所薦郎中魏伸者得用魯恨之遂誣喬新得金錢爲妻氏鬻獄喬新杜門諸考驗下諸根連人于詔獄窮治卒無狀事得白而喬新竟請老去後交薦不起卒謚文肅喬新性耿介勵行自矢不營私自筮仕訖老不阿權勢不以愛憎爲賞罰長臬時都指揮武

成者德喬新嘗薦之賸以犀帶銀器喬新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成化中李孜省用事時右江西人公卿類偕以進惟喬新曰吾戒之在得将也敢自汙乎事不避夷險必行其正而精心禮學窮老手不釋禮經論者以爲有德有言合薛瑄丘濬爲一人云

倪文毅公岳字舜咨其先錢塘人也國初徙上元實都父文僖公謙以南禮尚書奉命祀北岳母姚夫人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生而神采瑩然玉立山峙目烱烱望之如神天順初入翰林爲編修精

詳安雅充經筵官毎進講敷古義傅時政言意剴
切音吐洪暢　上爲悚聽翰林本業文岳獨留心
世務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緡邊戎利害靡不畢綜
弘治初爲禮侍郎佐耿尚書裕爲尚書所倚信尚
書獨持大體一時儀文典禮茂陵升祔　孝穆别
廟多屬草草成尚書輒稱善不啻若已出入兩高
之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疏寅畏七事已
又陳八事略言今財匱民貧宜節儉爲天下先又
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日增更數百
年又將若何又言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

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領外設官甚多民安得無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數事　上嘉納焉六年進禮部尚書內臣韋春誘西番夷貢獅子欲開海道爲利岳力言獅本外夷之獸真僞不可知使真也非中國所宜畜倘非真豈不爲外夷笑乎且南海非西域常貢之道宜慎防得斥遣去內臣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陛下初登太寶削奪斥遣傳聞四方以爲盛德今復召且爲聖政之累京師大雨雹岳言宜

深求致災之由以回　天意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類歲終一復爲具文岳按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傳時政懇懇爲　上言之改南兵尚書贊機務秉正達變百廢畢舉十三年召入爲吏尚書於用人劑量均停雖未嘗破格拔士而贏縮弛張必各當其材大都以抑僥倖褒恬退滯淹爲主昌言正色干謁潛阻或勸毋別白賢不肖大過恐召怨殃毀令撓沮將不得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岳學識優贍於經濟固長而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獨推遜馬尚書文升然論

國事不槩爲苟同在禮部時文升言五嶽名宜從
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封岳言北岳恒山
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年殆不可輒改昔軒轅都
上谷在恒山西虞舜都蒲坂在華山北未嘗援都
改嶽　上從其議時天下財力大耗文升慰疾嘗
上言今計無從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以
佐國費岳爭曰馬公國元老言固當然東南民力
竭矣又復重困之恐因而生變郎誰執其咎乃不
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文升疏言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寢兵岳手疏嘆曰馬公誤

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
天下弱乎不如請遣藩臣有威望者即訊彼可靖
也岳廷議慷慨持正尤長於奏議一寫千言奏答
暢達考古訂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抱案
前立運筆如飛略不經意就視之則宿搆者不能
及而練事達體即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卒贈少
保謚文毅
韓尚書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先世相州人宋魏公
之裔也生而丰姿山屹峯止凝重成化二年進士
擢工科給事中事不苟爲異而度事理當否物勢

便戾侃侃論不必借劾都御史王越冐功起釁薦
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時越附汪監
汪激 上怒逮文華殿訊考幾死後累官南兵尚
書 敬皇帝即位實知文召爲户尚書時訪咨以
政一日顧見文長嘆文頓首謝 上歎者何 上
曰朕欲理塩法輒苦人沮撓之邊儲日急且奈何
文又頓首謝退上疏宿弊七事 上盡行其言太
監苗逵征虜無劾而日費途十金文論劾之逵啣
甚請文督餉圖中傷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
栁戚畹中貴占奪民田及畢正窩占引塩乞罷織

造諸事皆干犯權倖怨誹叢集而文裕如也會
上崩倡大臣劾諸閹爲瑾啣特甚日令人捃摭其
過會有納內府折銀淆銅鉛進者以不能防奸矯
旨奪官給事中徐昂以論救除名已復遣邏卒偵
諸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尋以廣東司失金逮
下獄罰輸粟大同前後三千石皆稱貸以給竟破
家瑾誅復官致仕嘉靖初加太子太保存問卒文
廓大邃永而親賢下善能抑抑降損以咨詢遠猷
吏部請謚言文懇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父莊懿公瑄起貢
士至南京刑尚書寛大詳雅去官無田宅可歸寓
居江陵以終經以春坊中允事　敬皇帝于青宮
講文華大訓　青宮起立聽內閣諷言太子起聽
勞公宜跪請太子坐聽也不從弘治初歷禮部侍
郎曰吾故青宮官也條奏必傳經義改吏部靈壽
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不可不允
經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共
疏請早朝勤政節後費省遊倖止貢獻斥戲樂語
多直切中傳旨問疏出誰手耿尚書曰疏名首吏

部裕實具草經曰臣豈不知經郎有罪罪經時論
兩賢之陞戶尚書諸王請河湖稅不與曰民力將
不堪中貴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又不與曰鹽
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出境私販者必
多矣且壞法織造浙江者請竹木稅又執不與曰
關征非舊且浙大水民困矣　上説給事中曽昂
言國用不足請括諸省稅後金錢經曰國用不足
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
廣不節乃欲盡括天下財歸京師是剥下之道也
不可事得寢中官傳旨請大倉帑金三萬兩爲燈

費不發曰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內臺
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又執不與曰禁地非外人
得入獨爲守者私耳清寧宮役議調山東夫七千
人經曰山東歲歉民匱甚民不可輒動請以部羨
銀顧役又抑壽寧侯所請旁近田語具土田記中
經在淸散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守
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與華容鈞陽
洪洞何盱江戴浮梁張安福並列爲名卿閹禍作
無慮皆被難特禮尚書李傑南城張昇咸以持正
忤璫意奪官

戴恭簡公珊江西浮梁人父哻剛正有士行爲嘉興教授造士懇至士思之愈久不衰珊承家學蚤自厲爲無忝成化中以御史督學南畿已遷副使督陜西學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所取士動以文藝占器識心術與年長短位崇卑咸稱歷副都御史撫鄖陽時鄖陽諸府豪右多窟宅流聚以爲利珊刻日聽自首練爲兵自製營陣法兵益練蜀盗野王剛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匿不敢以聞珊奏其飬寇而合湖陜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九年陞南刑尚書改左

都御史召還院益振風紀精覈吏治考察京朝暨述職官黜陟咸允　上嘗意有所誅殺親鞫大獄諸司震慴失次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　天威頓霽　上知珊清慎每召見造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旨慰留若家人父子語具帝紀中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珊和粹坦中無城府顧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為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年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而家無餘貲敭歷中外所至有聲稱而學政尤著

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御史洪沒於

土木景泰初以死事蔭爲國子生少有奇氣七歲時里中有妖樹見恠卽指揮羣兒盡斬去不懾也天順進士以庶吉士與華容同兵曹華容醇亮端慤敷華方毅坦直並見稱成化中參議浙江處州礦盜作且議兵敷華曰是輕病而重治之也請徑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之賊駭視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執十二人寘之法餘悉解散有中貴銜命括古器敷華得劍一口授之曰盡矣或曰少敷華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安少而民安他何庸恤乎遷湖廣布政使以歲祲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

直招商畢詞告羅修學宮資傭直以業饑者進副
都御史撫山西以歲侵奏增塩池課補藩祿大同
歲餉多折納因軍敷華請太原北車可通行者聽
致米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塟舉樂終南有妖
僧蠱衆爲亂事聞朝議洶洶馬端肅在本兵獨曰
張公實必辦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
之矣嘗上書言制治在行仁富國在增戶口請招
撫甘泉一路流移并開塩茶引納芻粟以備兵荒
以都御史總漕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權貴干請拒
弗納時稱鐵耳張俐漕司負筭者輒假銀太倉而

寬其息約之償數年曰　祖宗漕法視地遠近爲之費米有耗有淺有蓆有脚而軍士給月糧不啻足矣今地遠近如昔費多寡如昔運四百萬亦如昔乃貸以萬計則下剝上攘所致且令貸而明償償已復貸貸將負責益深是終無已時也歲徵有常將安所取之自是不益多事耶執不許又堤高郵寶應湖以便漕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召還臺首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兢之禁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嘗　上意請未獄執不可而考察京朝官多所保全未嘗以帷箔不明之過棄才闒茸作矯致仕

巳以楚中耗糧米三百石欲逮之修撰康海調瑾曰公厚鄉吾厚省吾省愛張如父母恐溥之耶事乃解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風采峻凝矩度尺寸不爽於義利介然閨門之內言咲不苟與路夫人終身如賓平生未嘗與中官交通而功名之際不事表暴宦久家無餘貲遺命無以恃入貲累子孫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始敷華讀中秘時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後皆與鈞陽廣昌浮梁並八座協恭宣翊爲名臣在南都奉公秉法望重南都稱四君子蓋指

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也子蕭山御史有風裁孫秩

令翰林

傳尚書瀚江西新喻人成化中入翰林累官春坊諭德侍講讀夜必先具衣冠焚香按講數十過務積誠意動　上心弘治中官禮侍郎會南本兵缺廷推倪尚書往瀚爭之曰倪公何可寘之南或謂之曰倪不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為國而已庸自謀乎已祠部給度牒時僧道集京師數萬權貴多為之地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奈何揚瀾助波乎今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宜稍

賜裁抑遂攺十年給度之制進禮尚書保定獻白
鵶瀚言鵶白必不祥不當奏西安獻玉璽瀚言璽
形制篆畫皆不類出贋作無疑且國家自有寶秦
政李斯之物即真不必出皆關大體會諸州地震
率諸卿陳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
齋醮省供御三十餘事疏留中又上言民心易感
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所陳事當
如抹焚拯溺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聞　宸斷
何以回天意而感人心也言警切深至瀚性慎密
有矩度必事而後行在　上前舉步疾徐毫髮可

較晝㾈請老不允則日理部事或勸其少休瀚曰吾受
上知辭祿不可辭位不可於職事其敢自佚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瀚嘗言應事接物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

秦襄毅公紘山東單人也景泰中進士官南院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黄驛丞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誣得貨幾不測縣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初知鞏昌所至廉公有威禁官吏私市吏民畏愛歷遷都御史撫宣大破虜柴溝堡以副都御史撫陜西秦府旗校

肆橫爲民苦悉捕論不貸秦王怒奏紘欺蔽下詔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太息以聞　上親閱其貲嗟嘆良久曰紘官都御
史不小矣乃貧一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
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下之紘獨與抗
且密疏直諸橫擾事直還　上問各省諸撫臣賢
否直迎　上意首稱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
頓首伏地而口稱紘賢不置　上大賢紘而信直
益深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兩廣克田州破海南
黎劾安遠侯景坐逮以臺諫交救免王尚書恕極

言紘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尚書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以邊警起尚書兼都御史總制邊整花馬
池塩課開豫望城屯田前後捕斬虜九千修城堡
關窖凡萬四千所剗山厓三千里閹瑾革總制召
還部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
紘剛毅廉介歷官四十年位孤卿居僅蔽風雨妻
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卒未幾子孫有貧乏之不能
存者

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也五歲讀書一目
五行下然大父教之精思力踐不以記誦文辭爲

能景泰中舉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書充養官翰林五品十六年不調或諷其援權有力者謝曰我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今老矣寧當白首改志耶

敬皇帝出閣守陳以學士與周侍讀經咸以名德充講官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者輒刪去守陳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具條錄以進講大訓時　太子以御制毋拱立肅聽內閣安顧言講官宜跪講殿下請坐聽守陳經執不從　上即位柄臣忌守陳擬南吏侍郎　上覽疏留北上勸學聽政疏略言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誠敬君之大也臣於孟子
固非其倫然敬君之誠不能自已請陳之而陛下
擇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
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
珍玩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而
堯舜可幾矣臣愚過慮保初猶易保終實難內養
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
今大戒豈能終始如一而終守乎堯舜之道哉伏

垂遵　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二
朝以聽政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賢待班進
講　陛下與之徵詰疑義曲賜清問凡聖賢之旨
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辨知行精一之功以
及夫政事人才賢否得失之所以判天下古今治
亂興亡之所以分必聖心洞然而後已日御文華
置四書五經及　祖宗典訓其中輪閣大臣及講
官居殿右廂時備顧問必使一日之間居文華之
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散而理
明一念之萌一事之動惕然警省務檢人欲而循

天理則心常得正事常得中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乞御文華門府部院六科各輪番列侍諸司題奏具揭面陳　陛下詢其事情而裁決之外省官入見令條列地方之事亦具揭而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其陛辭赴任者臨諭以職任而申敕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府部院大臣各盡謨議以求至當許諫官駁正　陛下審處而慎行之諸司題覆召內閣面議而可否之凡大小羣工時優降顏色或詢時政或咨才賢以及諸司之利病兵民之休戚

年歲之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莫不
泛訪之忠讜者進諛佞者逐狂直者容怨謗訥者
開誘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用天
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
博而致治之弘綱具矣內外交養日深以宏堯舜
之道何遠之有若以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闢門
爲迂說日講午朝徒應故事有司題覆並付司禮
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竊伏憂其所終　上溫
旨報聞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論政皆自守陳發
之時守陳在部佐王尚書恕侃侃持正論而尚書

爲閣學士安吉所忌惡欲危之守陳累疏請老且
言吏部進退百官此衆怨所集尚書恕老成公忠
然且不免入言於臣何有盖爲柄臣發也詔本官
兼詹事專職史館乃太息言國家史事有三大闕
未舉也靖難後不記建文帝事使當時朝政與死
事諸臣皆闊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輯補景帝已
復位號　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疏留中者即忠
信正義關國家大體者例不得錄乞宣付史館疏
未上而卒　上甚悼惜謚文懿以實錄成贈禮尚
書守陳孝友方正篤於信誼居常恂恂不勝衣而

是非利害毅然不回阻支辭詳雅讀經史獨見不
泥古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官翰林亦清苦有文從
弟守隨工尚書二子茂先茂仁茂先刑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世濟美其家弘治中茂仁以山東副
使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專委大夏而責成功
且言水陰氣也其應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
疏上爲內戚及中官所切齒詆爲妖言逮下獄科
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爲諸生時卽以文

行負重望貢入太學一時名賢爭下之年三十八舉進士第一成化弘治間歷官翰林侍讀春坊諭德少詹事侍　康陵青宮內侍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　上疏言臣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又間有推移甚且罷歇學何自緝熙于光明乎古人八歲出就外傅誠欲以離幼習親正人也借日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寬進講都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　孝肅周

太后者　純皇帝所生妣也而孝莊睿皇后本母
儀六宮至是　孝肅崩禮官議陪葬祔廟不能決
寛以首詹與議衆相視以目寛出從容揖衆議臣
輩嘗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爲别廟証議
得衷於禮語具禮儀志中寛宏厚淵穆好古力學
兩爲吏部侍郎輒退避若不及及官禮尚書掌制
誥衆屬望柄用柄臣忌寛名高巳上輒不薦益冲
適無少望曰吾始望不及此數引年不允卒贈太
子太保祭賚有加禮謚文定王文恪稱其淵然之
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

無斁非意相干不見其怪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雖憸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爲不可及也又稱其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儲侍郎瓘南直隸泰州人幼穎異年二十三貧不能娶母疾刲股肉和藥進母卒竭力營葬舉進士歷吏部考功郎留意人才所考注臧否曲當交游稀寡弘治中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謫瓘上言五人者既以直

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瘴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伍可憫乞還之風紀論思之官宜有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召用已試之人上從其言又論救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擢太僕少卿禁吏迎送除民煩苛及馬政積弊蹶馬政便民者四事明年以僉都御史總南糧儲局閑無事日專心經史訪國朝典實輯之遷戶部侍郎沉重端毅中貴同事者咸見憚時逆瑾恣甚公卿奔走瑾璀愧憤引疾閣學士東陽與璀善允致仕且批璀有才

望行起用居數月瑾誅再起諸倖佞繼用事益不樂又乞休去自是屢起辭益力竟卒於家巏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體貌清癯若不勝衣而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避遠非類門無襍賓而惜才好善海內諸知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以振起之邵文莊言持身以柴墟為法終不為匪人累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否則終日端坐而已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良事無私昵語平生鬚鬢爪甲不敢棄遺竟以殉斂其祗慎類此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蕪

晉唐風士林重之

謝祭酒鐸浙江太平人資性澄朗機神警發弱冠與黃文毅公孔昭友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成化元年以編修奉　旨校通鑑綱目因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徒口唪耳惟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窮理義大原　上嘉納又疏邊事言受降東勝乃大河藩籬宜練卒養銳漸規收復進侍讀入預經筵丁內艱不起　孝宗即位以薦起鐸先後在國子監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為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

屬構東西樓庋經史刻其上北監廟街湫隘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私入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歛才之術引疾求去諸生詣闕請留者無慮數千人氣屹屹嗜義如渴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然家居孝友違養後輒無仕進意鄉人方正學死難沉湮者百年鐸收綴其遺文傳於世嫺知困乏者輒周恤然家無餘財節俸入爲之居常蔬食醴飲而已其後有曾祭酒鐸景陵人弘治中入翰林爲編修

閉門斂迹日沈潛於學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四書五經口不言人過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而憂時濟世之志惓惓焉屢請告屢起屢歸嘉靖中交薦不起卒謚文恪

黄尚書曜字孔昭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年十四父俊官職方毋卒扶柩歸塟而反道聞職方計一哭輒死巽日乃甦終喪家貧力學歲歉治牟粥雜芒粃食之而易粱食其弟妹天順中舉進士授屯田司主事著廉名調吏部歷文選郎凡天下州縣治所善惡若人才賢否咸極意蒐訪比銓注令人與地

相適而參輿論用之故事文選毋杜門謝客爲名
高孔昭毋延訪且注手籍無倦意毋言曰國家用
人猶農儲粟儲之豐年即凶歲不害人才得之平
日即倉卒可用也今諸司考語得實者恒鮮吾復
無以盡吾心如人何或曰延訪善然迹涉嫌矣曰
心苟無他何恤乎嫌且便身而遺人吾不忍爲也
至持銓惟法不少借賛冢宰不用輒僨事故宰信
倚之浦九載考擢右通政使又五年陞南工部右
侍郎裁冗役繁節縮償逋課以萬計主藏吏以羨
金來饋孔昭怒欲白其事吏懇而退厰中掘地得

銅冑綠如玉亟命工刻文廟字寘國學文廟中中貴聞欲以獻以廟器而止詔大臣舉薦以應天府尹樊瑩福建僉事章懋對稱得人王冢宰恕舉爲侍郎以自輔臺臣交薦而孔昭卒矣孔昭體貌嚴重不譃語不戲咲內行淳備於國家無間自奉如寒士而施予不倦立義塾訓族友人卒爲撫其子經紀歸其喪謝祭酒鐸言公在文選時見之無色喜知賢者之得進或色憂知小人之不得退也嘉靖中贈禮尚書諡文毅子俌亦官吏部郎忠厚質直孫綰有文行論大禮官至禮尚書